紫云薯面包

叶 辛

紫云是贵州省安顺市下面一个苗族布依族自治县,乙巳蛇年腊月二十四,也就是2026年2月11日,是这个全国唯一的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成立六十周年喜庆的日子。早在之前一个多月,县里就给我发来了以“紫气祥云六十载,民族团结铸华章”为主题的庆祝活动邀请函。到达县里的那一天,主人准备了一桌少数民族的农家菜,既为县庆,更为即将到来的春节,欢庆一番。来自各方的客人差不多到齐时,主人提议说,我们新创了紫云薯面包,是一种点心,要不要尝尝。

一听紫云薯面包这个新名称,我就来了兴趣,说客人们尽可以先喝起饮料来,我想看看紫云薯面包是个什么样子,也想尝个新鲜。不料众人听说后,个个都像我一样表示,各种各样的面包都尝过,唯独没吃过紫云薯面包,愿意先尝尝,开开眼界。

我之所以带头表示想尝紫云薯面包,是因为紫云红薯是这个县里的特产。连续两年,红薯收上来的季节,县里的诗人小肖都给我寄到上海来,说紫云黄土坡上的红心红薯味道和全中国其他地方的红薯不一样,请我尝个鲜。

我兴致勃勃地观察和尝试过。这种名为紫云薯的红薯,个头并不大,皮子是紫色的,蒸煮食用,味道却很好。凡吃过的朋友,都说比上海最好的栗子番薯好吃,不仅细嫩清甜,没有一点儿筋筋绊绊,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几乎每个吃过的客人都会说再来一个,味道确实好。这也是小肖敢于把产自紫云县大山深处的红心红薯精心包装好,寄到上海来让我们品尝的原因。我问过曾经在紫云县插队的上海知青,无论男女都说紫云薯好吃,是拿得出手的土特产。

现在县里面的农旅部门,竟然把产自偏远山乡的紫云薯做成了面包,愈加激起我的兴趣。还记得半个世纪之前,我当知青在砂锅寨上当耕读小学教师时,男男女女的学生们盯着我问:啥子叫面包?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却把我问住了,我又比画又形容,用尽我从书上读到的比喻,学生们一会儿猜是馒头,一会儿猜是粑粑,也不晓得面包是个什么食物。直到我春节回上海探亲,带了一只切片面包回去,放在课桌上说,这就是面包,你们走上来,两个人尝一片,吃过以后你们就知道了,啥子是面包。

半个世纪之前这件小小的往事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始终不曾忘记。现在,曾经全国十大贫困县排名第七的紫云县,竟然不仅仅会自产面包,而且利用自己的特产紫云红薯,制出了紫云薯面包,我怎么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呢!那是一定要尝一尝的。

说话间紫云薯面包切成一片一片,装在盒里端上桌来。那形状,那色彩,那香味,都有些诱人,从色香味几个角度细看,一点不比大城市陈列在橱窗里的面包差,相反,紫云薯特殊的紫红色给人的感觉更勾起食欲哩!我当即不客气地尝了一片,细嚼慢咽,是的,确实是面包,同时它还蕴含着紫云薯的滋味。

不错不错,我连声道着好,又尝了一片。并且说,在上海家里,早餐吃面包,我总是要吃两片的。全桌客人一边尝着紫云薯面包,一边齐声欢笑起来。

趁着大家高兴,我又品尝了第三片面包,主人连忙说,还有菜还有不少好吃的呢!我连忙说:其他菜别处都吃得到,唯独紫云薯面包,只有你们这里有,我多吃点不算过分吧。众人又是一阵欢笑。

夜光杯

春之色

王祥夫

关于春天的颜色,王安石曾经说过: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七个字来得真是浩荡,自从他写过这样的一句,别的人再也作不出像样的句子可与他相比。想他当年坐一只小船漂浮在江上,除了看看两岸山色,想必还会喝喝酒,或还会吃点什么。

我是没有学问的人,至今都不知道宋朝有些什么吃的,尤其是可以拿来下酒的那些东西,因为这个问题我最近还特意查了一下花生的历史,因为花生是下酒的好东西。花生传入中国要比胡豆晚,大约在1530年,先是传到了中国的沿海一带,然后才大举进入内地,所以说王安石并没有吃到过花生。

日本的花道家田中昭光说迎接春天到来的花大多都是黄色的,他这话说得极是有道理,是观察过的,而不是信口胡说。别的不说,一年四季先开的腊梅首先就是黄颜色的,从没听人们说过谁见到过红色的腊梅,这是没有的事。腊梅之后的迎春照例也是黄的,迎春开花泼泼洒洒,是左泼一下,右泼一下,这么泼一下,那么泼一下的感觉,不知道春天是从什么地方搞来的那么多黄的颜色,到处泼来泼去,于是,春天就给它们泼出来了。

我这个人,是看到花也会想到吃,但我不知道迎春花可不可以吃,我想如果它也能够像藤萝那样用来蒸藤萝饼就好了。还有田头那些俗称“婆婆丁”的蒲公英,自然也是黄的。蒲公英的花可以吃,一小朵一小朵拖了面糊炸出来起码是不难吃。日本人像是不管什么都会用来做天妇罗,这个叶子那个叶子或者是一大段亮紫的茄子照样也会被放在面糊里拖拖放油里去炸;还有黄瓜花,居然也可以做天妇罗,这完全取决于早上起来天妇罗师傅在菜地里碰到了什么。

黄颜色鲜明爽利,让人眼睛舒服。日本作家田山花袋在他的一篇小说中这么写道,“主人公躺在那里,两眼望着外边,对他的女朋友说,‘等到油菜花开过后我再死吧,我要再看一次油菜花。’”什么是诗意的人生,这才是诗意的人生,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还记着花。

油菜开花,动辄是一大片一大片,黄得让人心亮,所以各地都好像有油菜花节,油菜花的最终作用当然是结籽榨油,我吃的油里边以菜籽油居多,从小就吃这个,说它好,它好像又太普遍了,让人想不出它的好,说它不好呢,老不吃还让人想得慌。至于已经被贵族化了的橄榄油,吃不吃也就那样,你要是对别人说我有多么想念橄榄油,别人肯定会笑你。

滁州『双亭记』

喻 军

记得读中学时,课本里即有欧阳修被贬滁州时所作的名篇《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不久前我赴安徽,游访的第一站即为滁州。

一段长长的琅琊古道,本可坐接驳车的,为了更好地欣赏沿途风光,还是选择了徒步。周遭林樾苍翠,竹影摇风,间有小鸟鼓翼如梭,啼鸣疾飞。我于醉翁潭边、石桥栏畔观赏双层檐顶的凉亭。途经闻闻戒师塔和野芳园时,顿感有股子出尘的禅氛。特别是文徵明所书《醉翁亭记》巨型勒石,横长数十米,煞是夺人眼球。书帖我倒是临过多次的,可放大成这样,气势立显不凡。退后几步想拍个全景,惜未完整摄入。

醉翁亭前,有醒目的“千年醉翁亭”半椭圆形碑石。入内虽感空间不大,却涉目成赏。宝宋斋、醉翁亭、二贤堂、古梅亭等合为九院七亭,构筑得精巧紧凑。一尊欧阳修的立像,置于醉翁亭中,亭前有三尺见方的“让泉”。欧阳修有题“声如自空落,泻向两檐前。流入岩下溪,幽泉助涓涓……”其以不堪的罪名,于庆历五年被贬滁州,由此结识琅琊寺住持智仙和尚,晤谈之下,颇为投机,遂成一对好友。为使欧阳修有所散怀,排除郁结,智仙和尚特建小亭一座,供其政务之余歇脚品茗。后欧阳修回馈以《醉翁亭记》,可谓字字珠玑,把游赏宴饮之乐和对命运遭际的感叹,以诗性的笔触表达了出来。如果说“醉翁”乃其表,那么“醉翁之意不在酒”才是文意的深入。逃禅也好,出离也罢,有此一方天地,足以忘怀得失。而惜墨如金、以简驭繁的行文,实际上包藏巧思,又大刀阔斧,如开篇原用几十个字描摹滁州山景,转而觉得过于铺排反倒冲淡了文章的内涵,才以“环滁皆山也”一笔带过。与罗丹当年为服从“突出整体”的创作思路,不得不砍去巴尔扎克雕像那只过于精致的手一样。

欧阳修常与好友亭中饮酒,还在这里批改公文,处理政务。周遭潺湲的泉水、清幽的鸟鸣使其陶然忘机,怡然自得。后欧阳修任职扬州,又在蜀岗平山堂呼朋唤友,逢酒必醉,填词说什么“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其实欧阳修是个有酒兴却不怎么有酒量的人,《醉翁亭记》中不是说“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吗?至于平山堂的“一饮千钟”,非欧阳修自况,而是指好友刘敞(后也任职扬州),不光酒量好,年齿还比欧阳修小上一轮,自然是有喝大酒的本钱的。

罗成叫关(设色纸本) 朱 刚

叫关摧肺腑 捐躯照丹青

朱剛畫戲

醉翁亭于清咸丰年间化作一片瓦砾,光绪七年,在全椒观察使薛时雨任上得以重修。我出外游访古迹时,常抱原址胜于重建物的“执念”。即便依附其上的古建不在了,原址却飞不走,跑不掉,抹不去,聊可凭吊思古。而古建的重修,却未必还在原地,这在我的游历中不乏遭逢。醉翁亭虽非原物,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发地”和原址,所以不怕怀古怀错了地方,也不存在苏词“真赤壁”还是“假赤壁”那般的诘问。

相比于醉翁亭,丰乐亭显得冷门,我的寻访也颇费了一番周折。倒不是欧阳修的《丰乐亭记》写得不好,没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是同在滁州,“醉翁亭”之隆名,必然盖过了后者,或有所冲淡。

按导航泊车“丰乐亭停车场”后,心想此亭必在近处。可一路打探,步行了半小时左右,仍未见“丰乐亭”之所在。在一处公共汽车站的凳上坐下歇脚,无意间瞥见路对面有座飞檐翘角的建筑,上悬黑底金字的“南京太仆寺”牌匾。“太仆寺”是明朝管马的机构,设在滁州还冠以帝都“南京”的标识,说明滁州作为京畿辅地的重要性。心想这么大个单位,门卫必然知道“丰乐亭”的确切位置吧?上前打听后,竟意外得知“丰乐亭”就在太仆寺内。不免嘀咕:怎么不在路边挂个指路牌呢?

太仆寺景观很好,有潋滟的水景和花草树木,还陈列着不少的马匹石雕,是为呼应原先的职场氛围?见指路牌上有“阳明洞”一栏,心想“阳明洞”不是在余姚和龙场吗?随即打开手机搜,方知王阳明曾来滁州当过“弼马温”(南京太仆寺少卿)。“丰乐亭”三个字列在指路牌最下一栏,相传此亭系欧阳修来滁州次年,偶尔饮到甘洌的泉水,知其出处为丰山后,即命人疏泉凿石,辟地建亭。取名“丰乐”,寓意丰收喜乐,民生富足。

不能不提的是,《丰乐亭记》与《醉翁亭记》的文意还是略有不同。醉翁亭系友人所建,丰乐亭为欧阳修亲自督造。两篇“亭记”皆长于写景,《醉翁亭记》更多表现诗酒放旷的胸襟,是遣怀之作;《丰乐亭记》则以治理者的定位,企盼“岁物之丰成”“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展现与民同乐的高洁本怀。

我于滁州寻访“二亭”,虽说费了点脚头,然揽胜探幽之乐,还是抵消了路程的周折;也弥补了过往虽熟读两篇“亭记”,却未曾实地探访、加以体悟的阙漏和不足。

虬枝有意著新姿

潜 堂

乙巳岁晚腊欲尽,访梅消息正当时。想来此刻山野之涧,梅花老干勃郁,虬枝新姿蕊放,大抵是一幅极大极妙境界之作品出现,亦可谓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之意象表征。如此念道,便是眼前所遇之镜像之人物的出现。于我而言,这样的镜像、人物,大概非秋月在朵云轩中所见“隶阵·草舞”之草书作者梅丽君女史莫属了。

初遇梅丽君,是在海上著名文艺评论家吴亮先生的“漫长的瞬间——吴亮和他的朋友们”活动上。友人乔安娜介绍,方知眼前神情温婉、眉眼分明的缙云女子乃是毕业于中央美院书画比较研究的博士,定居于沪上的书法家。后来,在自媒体上看到她的作品参加了华际道·安空间举办的“梅溪书法展”。去年九月受邀出席“隶阵·草舞”书法联展开幕式,才开始真正认识梅丽君的书法艺术创作。

梅丽君的草书艺术创作,在笔走龙蛇之间自有一种阴阳分明在焉,草法稳定,清晰可识,线条转折腾挪不虚,可以见到她一管在握的那份从容神态。她的草书是从传统古法而来,每件作品,无论尺幅大小,都可以看出她腕底运笔来路,古籀之意宛然所在。笔笔中锋的书法之律,时时呈现不疑。整幅作品之书写用墨,往往润枯相映,于布局之空间中的线条、点画灵动之际,不滞不泥,神采自出。展览上,她的这批草书作品,颇能感动我心,“大作甚佳,观之见势见韵见意,如龙似凤具象,可见一家于海上之崛起矣。”这不是吹嘘,只是一个观赏者在场的真实思绪记录。

梅丽君的书法之路也不容易,幼年,上辈人在家中所留下的书迹,常常令她目遇而神往不已。及长,上学读书,依旧喜爱笔墨书写,所谓先天禀赋,大抵如此。也因此为她后来放弃教职、出山城上京华攻读博士,居沪上为成为书法家埋下了奋斗的种子。前段时间,梅丽君发来她行楷书录《林在勇大雪诗词》的作品,虽是小字,也是笔画不苟,精心为之。

“小字需要如冷梅清逸态,大字须作梅屹虬曲态。”对于梅丽君的书法艺术创作,我总不期然地会往梅花形态与文化象征上靠。确实,她书法艺术创作的清健中行,皆可见梅花傲凌霜雪的精神呢。

且毁且记

南 妮

作家龚静写20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求学生涯做留学生陪读的文章,激起了我对那段日子的记忆。她一定是保留了学生时代的日记,所以长文有栩栩如生的细节、情绪、人物与画面。

我陪读的留学生是个英国女孩,名叫凯瑟琳。个子比我矮一些,些微雀斑的脸很是清秀。一进房间,她床对面的墙上贴满了全家人的照片。1983年整个一年,我从热闹的七人宿舍抽调到留学生楼两人一间的房间,孤独郁闷,肯定是记了一年的日记的。与凯瑟琳的交集不多,但什么时候两人谈话、散步,如何评价经常来见她的男友,听她关于对中国各处旅游的观感,在复旦上了哪些课,细细碎碎一定记了很多。可惜,毕业工作以后,大学四年的日记全部付之一炬。

当时架了个火堆,一本一本地撕扯,一页也没有留下。抽屉里放不下许多东西是很大的理由,与幼稚告别是更大的理由。年轻的时候,眼睛是往前看的,总觉得有更美的未来与更成熟的自己在前方。旧的积累旧的情绪是绊手绊脚的。而年老的时候,会觉得“天凉好个秋”,片纸不留,来去干净,方为好境界。

常人日记的形式,多半有两种:笔记本式的、日历本式的。有一次,偶然翻开2014年的一本小开本的、蓝色封面的日历本日记,整个一年没有记下多少事件,大多是空白。但记下来的某月某周几行文字,寥寥数语,倒也能够令人构想起该年的大致节目。年况与心情被复盘,这就是日记似乎使你能够有“时间没有浪费,时间仿佛以另外的方式而存在”的一种安慰吧?

2月2日,这一天这样写:“下午1点半至2点半,坐在咖啡馆等女儿下课,窗外雪花飞舞,但手机无法拍到。由衷的幸福。一个人的自由时光,无所事事,咖啡很香。有许多飞升。”女儿念初中的学校附近南京西路上的那家咖啡馆,甚至雪飘洒的样子,以及看到下雪的欣喜,瞬间就在脑中重现。人生的甜蜜时光被永恒化了。

日记是一个树洞,人记载疑虑、痛苦的,应该多于记载欢乐。欢乐很快能够挥发,而不能与人分享的苦闷,只有孤独消化,才能缓释而清淡。日记是一个人的秘密,也是自己最安全的心理医生。时间借助你勤奋的笔力,将一切负能量掩埋、转向。

读过央视主持人张越悼念作家张洁的文章,张越说,张洁的晚年,分批销毁她的信件、日记、照片、手稿,以致女儿向她抗议:不能让外孙女连一张姥姥的照片也看不到吧?张洁是崇尚“能安排的事儿自己预先安顿好。死后不希望被人记住、讨论、猜测、研究,不希望谁再回忆她什么,惟愿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最聪明的人最决绝,最决绝的人最透彻。

日记相伴过你,功能抵达。

十日谈

今天你还写日记吗

日记是写给自己最好的礼物。当内心的波澜变成文字,那些褶皱被神奇地抚平了。请看明日本栏。

责编:郭 影